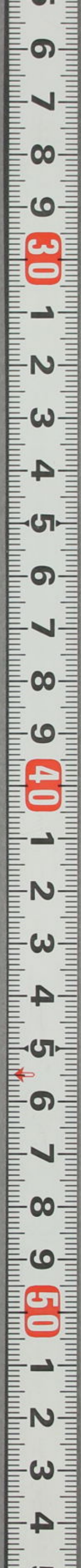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86
9



117
86
9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六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宰執子弟下第

宋史許仲宣傳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
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
政事蒙正之弟扶監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孤
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仲宣時為
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
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

琅邪代醉編

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
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熈孫壻皆
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癸辛襟志○宋初陶穀子登第
太祖曰吾聞穀不能教子命覆試之不成一字遂黜落

薦弟

龔勝徵為諫大夫引見即薦其弟龔善古人內舉不避
親如此

釣渭釣名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溪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廣張三
千六百釣夙期暗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灘而

滕

以為釣名所謂祗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

古名是也

名賢說海

焚草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
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
異時奸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
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冊立茂為太子
而竄浩于韶州天焚諫草是事也迺有因而得罪者鷓林

馮京

現開什酉錄 卷之三十一
馮京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
語富弼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
妄詣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
其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此處高於師德王公此處高
於韓公韓公猶責人往見他可知矣
子 鷄林

孟博裴澣

范孟博遷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為光祿勳范執公儀
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
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裴澣為陝府錄

事參軍時李汧公克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
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
召不至公怒召讓之曰何相忽之甚也澣曰必也正名
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某
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澣退汧公命駕訪
之置在賓席鷄林子曰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禮
者何名分之謂也孟博以公儀見迺責人以禮外相崇
裴澣則堅自卑執不受人分外之禮賢者器識何別○
按澣非不受人分外之禮以汧公相待未盡禮也命駕
親訪置在賓席後日有燕澣豈再辭乎

對仗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為之一空一日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斷絲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佳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繫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及經任勢臨事宜然

不怒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唯韓不顧徐言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也人謂其有家學

諱取枉法賊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門吏請家諱公曰諱取枉法賊公後致政作詩曰雙鳧乘鴈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過憂唐張說云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公詩蓋用此

青箱雜記

白髮

杜牧之送隱者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詩言人情世事類有趨避惟白髮則畢竟無私雖富貴

不免於老何役役而不知休耶大抵白髮老之徵也人固未有白而非老老而不白者其或矯揉而為之非情矣宋寇準受知太宗欲使為相嫌其年少準乃服地黄與蘆朮以及之髭髮尋白元史天澤年老髮白藥湟之為烏世宗訝之對曰臣覽鏡見髭髮白恐報國之心自以老怠故藥之使不異於少壯庶此心之猶競耳論之者曰準之白非老也天澤之黑非老而不白也準急於進取而天澤則欲固其祿寵二公於君子之道槩未有

焉
夢蕉
詩話

忍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真一字千金兵法也嘗問教師曰兩人相鬪勝負未分能先決乎曰後動者勝蓋已見形故耳是以君子貴養氣老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以此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

帛以旌之

開元天寶遺事

黃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持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存餘堂詩話

裴潛陸侯

曹操以裴潛為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遠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

至元魏以陸侯為懷荒鎮將高車諸弗誦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即孤魏使孤代侯上既至言曰不過期年即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為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管符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

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為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容齋隨筆

飛隣望隣

自古所謂四隣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而收盡息以募役行之既久弊從而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及飛隣望隣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隣望隣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

禁捕蛙

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去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犁明持入或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教夫如此有先往語門卒者以故捕得意欲陷其夫於罪而據其妻也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三柳軒雜識

決蒲團

江淮省游平章顯公檄至明州開分省為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于隣家認得隣不服爭言不寘平

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幾何失
兩家之好杖蒲團十七棄之可也乃杖之銀星滿地遂
罪其隣

執革

西川費孝先善執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集貨至
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浴莫浴一石穀搗得
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教言足
矣旻受教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
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而行未幾屋倒獨得免旻
之妻已謁隣人俟旋歸將欲毒之約其私人曰今夕新

浴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悟曰教洗莫
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省因反自沐夜半反被害
旻驚脫罔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
錄狀牘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
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呼旻問曰汝鄰
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
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
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數與明者旻也

附掌錄

鬻糕

李豫亨曰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哉是言也

昔范文正公有鄰姬晉謁苦貧甚公問汝何生理姬對曰鬻糕曰日鬻幾斗曰日二斗所入幾曰日入錢四十文曰汝今日蒸四斗而止徵二斗之入何如姬如其言糕肥而賈省人不之他所而之姬不半歲大饒富今之逐什一之利者慎勿規近利哉

杖衛府吏

楊阜字義山為將作大監明帝時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幸者乃召衛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乎帝聞而憚之談資

穀價

盧坦為江淮時早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河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全至又多貸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

米價

令狐文公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取富米價頓平

發賑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遂得釋

還絹

閻憲為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帛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忍負也

國志

訟官

劉真長父丹陽尹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為相舉正劉曰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末流乎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胡絹裴床

魏裴潛為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床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不飲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當為天下第一後傳翮代為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

身刑什百錄 卷之二十六
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
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杜夫人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
數千繩并羶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
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縵縷言是
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
改節

布被瓦器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食官舍布被瓦
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
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
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白壁斷獄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
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
為不當罪為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
雖然臣之家有二白壁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
相如也然其價者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
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

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新書

敢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何謂也曰忠於主信於令敢於不善人說苑

印在書下

王文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問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此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為之者洛人服其精明雜志

石喻

劉公幹辨敏無劉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魏武至尚方硯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如何劉因喻已自理踞而答曰石出荆山懸巖之顛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曾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伸公笑釋之

焚制草

高貞公郢在中書九年家無制草或問前輩皆有制集公何獨焚之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飲醢

任迪簡在李景略幕中景略嘗宴客行酒者候進醢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為醢徐以他詞請易之歸病絡血終不以聞軍中服其長者

不言中書事

趙光逢初事典墳動尋規檢弟光胤為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口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默如此

孔平仲續世說

孟羽化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巨萬多為主藏豎海鷗然安取竊別貯杯盃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詢海鷗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耳不復致語

王杯碎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司馬溫公范蜀公同過為會潞公出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路公將治之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蘇環有子

中宗嘗召宰相蘇環李嶠之子進見時皆同年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吾者言之頗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亦奏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

現牙什西經 卷之三十六
心帝曰蘇環有子李嶠無兒

淫具

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游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瓦衣

唐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因此不復出獵

辯僧冤獄

宋時有僧暮投村家宿主人不納僧寄宿門下車箱中夜有盜自踰墻入扶出一婦并一囊物僧心念主人不納強宿於此今失人物事必累我遂亡前去忽墮井中則已殺死婦在井僧欲出不得天明尋人至見婦尸并僧縛去僧念是前生宿業乃服與婦姦誘引俱亡因殺死投井中暗失足亦墮之賊在井邊為人取去案成申府府尹向敏中疑之引僧詰問僧但云宿業今報固無可言公再四問以實對公潛使吏於村落察聽有村店人問客曰君從州中來殺人僧斷否答已決矣傍一嫗

卷之三十六
十四
嘆曰僧枉矣吏曰事決雖枉不問姬曰殺人乃村少年
因奸殺之吏卽捕送府招伏釋僧斬賊人稱爲神記涑水

禁月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納
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明月

回波

中宗嘗宴侍臣酒酣後令各爲迴波詞衆皆爲佞說之
語時李景伯獨寓規諷其詞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
在箴規侍飲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
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

問人問官

王平子常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人士太
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
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
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
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
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何氏語林

却古鏡

呂文穆公居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百里欲
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曰吾面不過

其遠矣歸田錄
樸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鏡聞者嘆服以為賢於李衛公

講水利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
在坐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
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貯
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
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
笑遂止何氏語林
○按此語頗勝楊蟠無齒之說楊蟠號浩然無齒無涯也事載存餘堂詩話
王介甫聞黃河水牌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開何子容曰
王不曉事如此與步隲欲囊沙塞江何以異

倉法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介甫
曰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
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趨勢

張說之為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物譽所歸相
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為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
潛往說所而瀛已先在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
又皆不安而去

却古硯

有獻硯於王荆公者云呵之得水公笑曰縱得一擔能直幾何却不受

執帽漂流

杜祁公衍父早卒遺腹生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服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得免而帽竟不濡開記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六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七

姑蘇張鼎思睿入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長人

孔子曰樵莛氏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蓋言三丈也著錦繡萬化谷者謂十丈弇州則謂一丈皆於十之二字訛其一字也愚謂一丈恐不足謂之長極防風姑勿論即如長狄兄弟三人各三丈載之史冊可信者則夫子所謂三尺而十之得其似矣左傳僑如犯魯叔孫得臣以戈椿喉而死穀梁傳則謂瓦石不

能害叔孫得臣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於軾一以戈一以矢未知孰是然身長三丈而至于橫九畝則又有不可曉者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王莽時連帥韓博言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言巨無霸軹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莽極喜誇詐而巨無霸長止一丈則長至一丈亦已異矣

魏咸熙中襄武縣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三尺二寸髮白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蓋稱五霸古者以歲半為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子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成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五寸餘春風堂隨筆

短

莊子注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鶴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

博物志補曰嘗在都下有中官與言天財庫有朱匣藏

野史元至元間外國獻一小人長六寸耳目口鼻與人無異有髭鬚頭髮披至臀下徧體黃毛長二分乃男子也世宗以賜國公阿你哥未幾死因剔去腸胃乾之曰人腊至正乙巳平江金國寶袖鬻于市人皆見焉是知漢武時東郡所獻曰巨靈山海經所載小人國又西北極稱有人長九寸者皆或有之

四乳

宛委餘編云文王四乳宋范鎡百常父子我朝倪文僖謙俱四乳余按蕭子顯齊書王敬則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不言乳生兩腋下而云兩腋下生乳是腋下另生乳也敬則其亦四乳乎又嘗讀小傳倪文僖公在翰林御命祀北岳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汝無子汝夫齋戒之誠今與汝子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生文懿公頎躬廣頰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乃文懿非文僖筆以備考

路史因提紀辰放氏是為皇次屈渠頭四乳

唐太祖三乳嘗有書生謁之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當必

有貴子

古今識鑒

目腫

舜重瞳項羽重瞳李煜太子自有重瞳自謂必統一天下不修武備敗降于宋

沈約左目重瞳腰有赤痣梁武受禪拜尚書僕射

後梁康王友敬目重瞳謀作亂梁主覺之伏誅

魚俱羅相表雄異目有重瞳隋煬忌之被誅

廬山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目皆俱赤號

赤眼歸宗和尚

傳錄

試眼禪師棄位出家目有雙瞳為弟所疑乃佯為日疾

常以指子指拭人因以拭眼稱之然所至輒有光氣益

不自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脫褻衣抖擻于釜上其光

即落

感應篇

日疾

丁儀曹公聞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曰

女人觀貌而正禮日眇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

辟正禮為掾與論議嘉其材朗曰即使其兩目盲當為

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范武子寧嘗患目痛就張處度湛問方處度因朝之曰

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

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

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戒思慮二
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養以
神火下以氣箠蘊於胃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臨之一
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
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白起瞳子白黑分明嵇中散語趙至曰卿瞳子白黑分
明有白起風但量小狹趙曰尺表能審幾衡之度寸管
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左慈神仙傳慈訪徐隨隨門下客報徐公有一眇目老
公至門意其不急之人因給之云公不在去後須更見
車牛在楊樹梢行又車轂中皆生荆棘徐公曰咄咄此
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

湘東王嘗遊江濱嘆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
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褚炤字彥宣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不拜炤
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聞彥回拜司徒嘆曰彥回少
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
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
有期頤之壽

文中子嘗謂房玄齡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

崔嘏失一目以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
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獨孤及晚嗜琴有眼疾不治欲聽之專也

梁元帝眇一目徐妃每知帝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
見大怒而出 職林

公羊傳郤克眇季孫行父秃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
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

宋雍初無令譽瞽後乃有詩名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
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長卿有眼作無眼之句宋
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稱為四背盧詩曰願得遠公

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上人詩曰推愁更漏促離別
在明朝劉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
詩曰黃鳥不堪愁裡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殷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
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中興書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
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不靈淵不深不清

北史谷楷渾之曾孫眇一目性數忍前後奉使皆以酷
暴為名時人號曰瞎武累遷城門校尉

捷為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速徵命

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
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
盥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貴後昭
達因醉墜馬鬣角小傷私喜之相者曰未也後侯景之
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善矣不久當
富貴竟為司空

俞堪隱日以范忠宣之盛德晚乃喪明令其甥司馬朴
扶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忠宣名純仁

孫龍圖覺晚年病目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
其子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二人
更讀于傍終一策別易一人飲酒一杯

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但近覩爾若遠視何可當
樂城遺言

殷仲堪眇目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
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耳但明點童子飛白拂
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祖奘

胡旦字周父勃海人舉進士第一後喪明以秘書監致
仕退老漢上雖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

口吃

韓非司馬相如楊雄周昌魯恭王餘魏明帝鄧艾宋孔
顛後周盧柔鄭偉隋盧楚唐李固言南唐孫盛皆口吃
助鷄周昌對漢高帝曰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司馬相如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
卿大事稽康高士傳

李廣呐口少言本傳

梁冀口吟舌言注謂語吃不能明了

孫皓凶暴驕矜賀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
正諧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
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
之

晉文王戲鄧艾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劉邠嘲王汾曰豈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
名惟聞艾氣倦游錄

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而口吃張華每見其文嘆謂
絕倫時人以其貧賤不重之仕為中臺郎

沈約謝眺于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向崔慰祖問北里
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詞而酬對精悉眺嘆
曰班馬復生何以過此韓十八答揚子 書曰東野吃

其州什曹參
吃說足下不離口

宋書孔顓字思遠會稽山陰人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

焦遂口吃見客不能言醉後酬對如注射時謂酒吃杜詩焦遂五斗方卓然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

左思字太冲貌寢口訥而詞藻甚麗作三都賦十年而成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

張吳興玄之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蜜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方于恣態山野且免缺性好陵侮人有龍丘李主簿偶一見于遂同杯酌李目有翳于改令譏之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酢只見半臂著欄不見口脣開跨一坐大笑

陸羽置學記誦其師教以佛書欲使為僧羽不欲竟苦鞭笞去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太守李齊物見而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俛陋口吃而辯上元初更隱茗

溪著茶經三篇鬻茶者皆陶羽形置場突間祀為茶神

不售即沃以茶 羽本傳

後周鄭偉口吃少時逐鹿失之間牧豎牧豎亦吃偉怒謂效已吃射殺之

南唐孫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辨鋒生聽者無倦淮南子曰臬陶瘖人不貴乎言語也

家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山谷贈詩云家侯口吃善著書常願執戈王前驅朱紱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思天衢

蘇東坡有吃語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窮駕角掛經瓶航擊舸菰莢隔鉦鼓過軍雞狗驚解襟各箕踞

劍高歌幾舉觥荆筭供餽愧攬聒乾鍋更戛甘瓜羨人謂善謹

故事放榜畢旅謝時宰榜首致詞有丁稜者語吃欲言稜等登科趨而前連聲曰稜等登竟不成語而退

口臭

口臭越王嘗吳王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出越絕書桓帝侍中刁存年老口

臭上出雞舌香令含之存嫌有過賜毒歸舍哀泣僚友求砥其藥咸嗤笑之

宋考功在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
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
有口過蓋之問忠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陽喑

薛元超收之子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常語之
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時政出武后因陽喑乞
骸骨○淮南子曰臯陶瘖而為大理

甄逢父子識祿山必反即詐音奔去

韓與元微之書

仲長子光字不暉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
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
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
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
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劔書
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績仲長先生傳
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
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大聲

廣五行記孫休時烏程人因疾愈能響言聞十數里外
鄰家有子居外久不歸其父假之使為責詞子聞之以
為鬼神顛沛而歸亦不知其所以然

足疾

左傳苑子刺林雍斷其左足蹇而乘於他車以歸蹇音
磬一足行也梅舜俞送寧鄉令張沆詩長沙過洞庭水
泊風搖石青山接夷蠻白晝鳴鷓鴣竹存帝女啼夔學
林雍蹇不嫌卑濕憂清風入詩興用修云蹇字韻書不收

韓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
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本傳

王雋玉球為尚書僕射有脚疾常還家卧不時入直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

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名臣不可復為覆餗

陸績在吳除鬱林太守既有臂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
也雖有軍事不廢著述作渾天圖注易釋玄

符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
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齒跛一足故戲之

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
繫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

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
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左昭七年
鄧粲與劉麟之劉尚公同志友善不應州郡命荆州

刺史桓冲卑詞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
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讓忽然改節
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
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
公等無以難之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
視事

王江州弘欲識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
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
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
無忤也

羊孚少有俊才與謝益壽相好嘗往其家食俄而王
齊王睹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悅色欲使羊去羊
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

王敦害周伯仁從弟彬與顓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
見敦敦恠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
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
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
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詭之有敦曰脚疾
何如頭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

將軍

盧照隣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足孱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為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沉潁水

唐詩紀事

鍾繇為太傅有膝疾拜起不便朝見使載輿上殿虎賁舁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魏志

李厥字宗子江夏鍾武人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覽疾不能行坐嘗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度司徒王導復辟之厥曰族

弘乃欲以一爵加人

文字集古類曰

庾友小字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進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之

袁容師嘗度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容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以免跛男子是妻師德

江革在彭城南下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

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歌器
 漏刻銘革墜暉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
 延明又令革作文八寺碑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
 將加捶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若
 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南史梁
 武謂革不奉佛手勅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
 如對元延明耶江因啓乞受菩薩戒

陳搏乘一驢遇太祖太宗於長安下驢大笑巾簪皆墜
 曰可相從市飲乎二帝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同之
 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席左陳笑曰紫微帝垣一

星輟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帝右

詳談採餘

朱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
 行持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
 來勁窳翁旋而復作即遣人追之曰某非惜所謝之財
 第恐以詩而誤他人也

梅侍讀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拊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
 鬼今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梅名詢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者
 得菘豆兩粒服之遂愈

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

園春盡即還為人談噓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不知其名

陳白雲家籬間植决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

跛而王氏女甥亦跛又會稽民朱氏亦然其家亦種决

明悉拔去之

足之不良君子所矜余初不忍錄之然觀齊人戲晉客

遂致喪師平原斬女子因而得士則勸戒攸存如江革

之辭銘王彬之泣友晦翁之追醫人品屢因之見矣至

若述仲尼之稱王駘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

地覆隆亦將不與之遺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申屠嘉對

牛產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

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叔山無趾踵見夫子曰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斃亦何足為君子累

頭搖

楊巨源在元和間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

旦暮吟咏不輟年老頭搖人言吟詩所致唐詩紀事

洪景廬金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景廬往報與其接伴約

用敵國禮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

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乃扃驛門絕供饋不得食者一

日又令館伴來言景廬懼留不得已易之景廬素有風

疾頭常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

疾頭常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

十九秋傳與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卧讀之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憤古賤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引憤服之王莽頂秃又加其屋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礼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帝憮然大笑

比史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擲沐

髮遂落盡

宋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

搏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秃嗣宗毆其幞頭墜地

曰臣勝之上笑以嗣宗為狀元

涑水記聞

子瞻髮秃山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有詩曰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笑取儋

州秃髮翁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

郭皆諱秃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秃猶文康象度亮耳

顏氏家訓

領下鬚

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玄宗每嘉之文樹髭生領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游洛下人呼為猴頰即以領下有鬚若猿領也

白鬚

晉王彬年二十而頭頂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頂少有幹局之稱累遷左右祿大夫

鍾毓兄弟穎悟絕人每有朝戲未嘗困躓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夾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低二鍾多髯故以為戲

琅邪有一諸葛面病鼠瘻劉真長見之嘆曰鼠乃復窟穴人面耶

饒鬚

張裕饒鬚蜀先主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饒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涿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涿則失涿署涿則失涿乃署曰涿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

稗編

樹鬚

李庶生而天閹崔謏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廻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謏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庶言及之

尖頭

古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端謹口不言禁中

面狹長

宗如周面狹長蕭答戲之曰卿何為謏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謏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謏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耳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瘦

宿瘤女齊閔王后

樗里子瘦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

杜預亦有瘦晉書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瘦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頭示之每大樹似瘦輒斫使白題曰杜預瘦及平盡捕殺之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與蔣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忌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南唐僧齊己姓胡氏家益陽出家於大瀉山寺性耽吟咏而項有瘤贅時號詩囊與鄭谷沈彬僧虛中同時

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

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王欽若項有瘦人稱之曰瘦相

面瘡

蘇子由面有瘡高安馬者趙生謂子由曰君好道而不行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

梳水以灌溉子骸經旬諸疾可去子由用其說信然惟

怠不能久故不能極其妙龍川志畧

趙文敏公風瘡滿面李國用望見即起迎語坐客曰我

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

海後皆如其言

耳聾

楚杜臺卿

北齊中書侍郎裴伯茂患耳新構山池與賓客宴集謂

邢子材曰山池始就願乞一名子材曰海中有蓬萊山

仙人所居宜名蓬萊蓋蓬音反語裴聾也故以戲之

談藪

雲溪子曰杜微之聾也推蜀賢於葛亮阮籍之醉也託魏史于王沉

治聾

李昉為翰林學士月給內酒兵部李濤嘗因春社寄昉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寄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號治聾酒

賈氏談錄

殷仲堪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夫聰明性之美者而殷仲堪之聰反謂之病然則聖人天聰明之盡必有所以為聰明者矣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石林燕語載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為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長皆稱小字濤姓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為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笑

晉陸機見張華華曰賢弟何以不來曰舍弟有笑疾不

敢不先陳之張華鬚偏遂以錦囊盛之雲見果大笑雲
又嘗緣絰上船水中見影大笑落水幾于死事見釋常
談錦囊固自可笑緣絰影亦何足笑耶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桓曰王主簿可
顧名思義王大笑桓曰桓思道能作大家兒笑按楨之
小字思道老子明道故曰顧名思義

南宋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
北魏元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
都萇代尹留鎮因別賜萇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
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

包孝肅拯時人謂其笑難得比之黃河清

元曹知白隱居讀易終日不出戶庭或放筆圖畫掀髯
大笑人莫窺其際

女子鬚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見雞
肋宋徽宗時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度為女道士見妙
木子我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吾鄉有卓
四者商於鄭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縷約數
十莖長可數寸人呼為三鬚娘云見庚巳編

陽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雲自言少時夢中被

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探以金鑠甲
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蹠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
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
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西陽雜俎

舜妃盲

大戴禮舜娶堯之女偃氏或謂女偃與皇英為三路史
舜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氏
生女二人庶媵生子九人登比姓纂作癸比山海經作
登北豈即大戴禮所謂女偃者邪尸子云堯徵舜妻之
以媵媵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即女偃邪秋林學山

治病

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於黃澤有鳥如鳥而
白文名曰鵙鷄食之不瀆注不瞋目也

上申之山鳥多當扈狀如雉以其髯飛食之不眴目略

為北

脫扈之山有草如葵葉而赤火莢實實之酸莢名曰植

楮可以已瘋病也食之不昧

金精之山多天取如龍骨可以已瘞

陰山少水出焉中多彫棠葉如榆而方其實如赤菽食
之已聾

符禺之山有木名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鳥多鳴
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

天帝之山有草如葵臭如薜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
之已瘿

甘棗之山有草葵本而杏葉黃華而莢實名曰萍他可落
以已瞢言有獸如獸鼠虺而文題其名曰難那食之已

瘿

臯塗之山有石名礬可以毒鼠有草名無條可以毒鼠
有獸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櫻如有鳥如

鷓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瘿

北鷓之山有鳥人面名曰鷓鷩宵飛且伏食之已鳴
浪水有虎蛟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丹熏之山有獸如鼠而莧身音如猓犬以其尾飛名曰
耳鼠食之不脰大腹也 見神倉

松果之山有鳥名鳩渠形狀如山雞可以已膝皮皴起也
單張之山有獸如豹而長尾人首牛耳一月名曰諸捷

行則啣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如雉文首白翼黃足名
曰白鶴食之已噎痛可以已痢瘕

甘露羹

李林甫壻鄭平為省郎林甫見其鬢髮斑白因曰上明

日當賜甘露羨鄭郎食之能烏髮翌日食之一夕兩鬢
如黧

永刑代醉編卷之二十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南海金節持父父校

李載仁謝奕

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自負
文學然為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
相毆載仁怒命亟于厨中取飯并猪肉令對餐之仍戒
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以酥聞者笑之三楚新錄
謝奕作剡令有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過醉猶未已

劉臻

永刑代醉編

卷之二十八

一

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歸引至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為陳愧齋事

周朴

周朴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
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
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
遇微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
朴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為閑客松
被人伐作薪有一士人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遇朴

在傍士人乃歎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
向東朴聞之遽隨其後士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數
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向東士
人頷之而已閩中傳以為笑或曰曉來山鳥鬧雨過杏
花稀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
初亦朴詩也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
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

李賀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
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請曰某

瑛牙什西錄 卷之二十八
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
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召詰之其人曰某
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無舊有
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
篇什流傳者少

羅友

昔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徃乞餘食雖營
署市肆不以爲羞時在相溫府拒責之曰君太不逮須
食何不就身求迺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
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相大笑之後舉爲襄陽太守舉
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

張元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
倜儻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有雪詩云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特
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
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
用間已走西夏與囊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秦檜爲
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
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

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秦此舉亦有見哉俞文豹清夜錄

螳螂葉壁魚字

楚人讀淮南方有得螳螂伺蟬自鄣葉可隱形之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別乃掃取數斗婦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汝見我否妻始恒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給曰不見於是竊喜齎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為市吏所縛期卿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蠹甲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蝕後不能得遂成心疾孫元憲瑣言

燕石

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圍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堅

白頭豕

朱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群豕皆白慙而還

山雉

尹文子曰楚人握山雉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加倍乃與之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惜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歐柳白檜

楊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陽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慕

不啻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白樂天爲郡日恩信及民百姓皆愛而思之常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爲白公檜以此甘棠

韋思明

李彙征客游閩越至循州冒雨求宿或指韋氏莊居韋氏杖屨迎賓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每與李生談論或詩或史淹留累夕次第至李涉詩韋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一詩因而跽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怛焉遂隱羅浮經於一紀李旣云亡

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時或潛然乃舉觴持酬反袂
而歌云春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乾符辛丑歲范攄客於雲川
值彙征細述其事云

唐詩紀事

楚市偷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
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帳而獻
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
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
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淮南子

崔郊

崔郊秀才寓漢上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從婢端麗饒
音律姑貧鬻婢於連帥于公愛之以類無雙

無雙即薛太保愛妾

至今圖畫觀之

給錢四十萬寵賜彌深郊思慕無已婢因寒食

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掩泣郊贈之詩曰公子
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公覩詩令召崔生
郊憂悔甚及見握手曰何靳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

歸幃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
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命召焉及至今唱歌乃
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所稱
豈有奪人姬愛為己之嬉娛遂多以繒帛書行手書遜
謝雲谿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
時人用為雅譚歷觀國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
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慙
慙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雲谿
友議

何恢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頗求之恢曰恢可
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
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喬知之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為武承嗣所奪知之為綠珠篇以
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寵者
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見之大
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隋唐
嘉話按寵婢名竈娘

韓翃有寵姬柳氏翃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數歲寄
詩曰章臺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取長條似舊垂也應
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果為番將沙吒利所劫翊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翊不樂具告之有虞候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即詐取得之以授韓希逸聞之曰似我往日所為也俊復能之

石崇

石崇婢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印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妾數十人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聽使者已出又反竟不許遂及於難秀使者可謂賢矣惜崇不能聽其言

綠珠姓梁氏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十斛買之善吹笛見嶺表錄異記

劉禹錫

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強取之他妾擬作四愁詩警句有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啣戔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又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窓下月猶殘又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窻遙想春相憶書幌誰

詞林典故 卷之二十八
八
憐夜恨吟料得秋來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本事詩

式昱

韓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間妙
滉聞召至藉中昱詞送之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條藤
蔓係人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首
歌此詞滉即歸之○昱一妓為于公所奪一妓為韓公
所奪皆即歸之所遇何幸也二詩正足動人而于韓兩
公亦豈孫秀李逢吉比哉

趙嘏

趙嘏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携行會上元節為鶴林之
一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
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
娥屬使君帥問之乃遣還古今詩話○嘏方出關逢於橫水
驛姬抱慟哭而卒惜哉

王晉卿

王晉卿貶均州姬侍盡一有一歌者號嚶春鶯色藝兩
絕流落不知何許後內徙道許昌小樓聞泣聲問乃嚶
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
今無古押衙有為足之云此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
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回首音塵

兩沉絕春鶯林轉沁園花

西清詩話

潘炕

蜀潘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蓋而生頗有國色美為新聲及小詩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思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蜀轉

張燕公

燕公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璽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以報父矣今聞公為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賞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為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行懇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張表臣曰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死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

主庶幾免罪張說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辨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

珊瑚詩話

周邯

唐周邯自蜀買奴曰水宿善沉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邯疑瞿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爰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時遊水面意有領下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於井中有金瓜拏而入焉遂亡奴

陶現

唐陶現靖節裔也開元末家崑山汎游江湖與孟雲卿輩共載吳越之士號為水僊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之久之肢體碎裂浮於水上現為流涕作回棹詩

吳興掌故

阿丑

憲廟時中人阿丑善詼諧頗有方朔謫諫之風汪直旣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兩越耳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事曰八千兵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邪二千

在保國公家蓋房憲廟密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憲廟微哂而已

已文林琅邪漫抄

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

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

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蘆庫諸蘆畢備亦有一神

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縣獄

宋州縣獄皆立臯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臯陶大理善用刑故後享之今西北屠者皆祭樊噲又可笑也

優人

史彌遠用人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闔大宴有優為衣

泊宅編 ○今臯陶廟不知廢於何時

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
 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
 終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
 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為四科
 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
 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

乎齊東野語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
 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常因誕節緇黃講論畢次
 及優倡為戲可及博衣褒帶攝齊升坐稱三教論衡隅
 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
 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
 坐而後坐也上為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
 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
 有身倘非婦人何謂有身乎上大悅又曰又宣王何人
 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云沽之執沽之執
 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焉上極歡賜予頗厚高

群居解頤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
 戲伎之日節各不同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一

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一人滿頭為髻曰童大王家
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
者曰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
兵此三十六髻也齊東野語

金陵建國之初關市苛悉農商苦之時亢旱日久上曰
近京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申漸高對曰雨懼抽
稅不敢入城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為虛矣南唐近事

破錢詩

毗陵郡士人家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
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
依稀猶有開元字暗想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墨客揮犀

妓詩

韋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錢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
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有
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
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
不嘉嘆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間作詩詞有新語
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

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
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
齋開宴坐有謝生者命之賦詞以已姓爲韻遂成鵲橋
仙云碧梧初出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
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
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 天上方纔隔夜謝爲之心醉
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
嘗與藥爲濫係獄月餘雖被箠楚而一語不及唐木幾
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憐其無辜命之作詞自陳
即口占卜筮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
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
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夷堅志亦略載
其事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
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
嗅春在枝頭已十分脫灑可喜

鶴林
玉露

瓦盆

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
玉鷺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瓦盆盛酒與傾銀壺
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

馬同一遊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知此則貧富
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媿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
僕至以銀盃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
銀盃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盃有精粗
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
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

鶴林
玉露

好仇

唐人有小詞門外獨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堦冤
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
獨睡時今人男女有情者必稱冤家至於因緣則每稱
惡因緣陶學士郵亭詞是也冤家字意其來亦久如關
雎詩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傳曰怨偶曰仇君子好匹而
借怨偶為義意可見已筆之以發一笑

簇酒飲衣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
為簇酒敘開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

曰飲衣集

飲量

山巨源飲量至八斗晉武帝每令私益之盡量而止醉
後鋪綴折筋不休則不特能飲亦洪於食者也劉伯倫

祝詞云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嵇阮可以例推矣周伯仁
 渡江雖日醉而恒云無對後有舊對訪之欣然命酒各
 盡一石大醉其人酒從臍出滂沱牀下而死滿寵盧植
 馬融傳玄劉京魏舒劉藻柳謩之飲皆可至石餘鄭康
 成鄧元起皆一斛不亂于定國飲酒數石不醉為廷尉
 十八年冬月請讞益精明數石不能十石亦可三四石
 也為古今酒人之冠厄言

永樂中外邦貢使至絕能飲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
 曾狀元槩自請於上上問卿量幾何曰待得此使過足
 矣不必盡臣量也上說令伴之連日痛飲使輒大醉狀
 元殊無酬容使人愧赧事畢上大喜曰只酒量豈不當

作我明狀元耶賜酒甚厚前問

主楸曰後漢周澤為太常清修時人為之語曰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
 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眾為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
 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
 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僕
 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
 人生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千日酒

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
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
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
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
千日按搜神記中山釀酒人名狄希

碧筍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避暑於此取
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
莖吸之薺氣清冽名曰碧筍酒雜錄

崑崙觴

魏賈辦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
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西陽雜俎

鶴觴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
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則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
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
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游俠語曰不畏張
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如藍記

桑落

劉白墮善釀酒熟於桑落之辰因名桑落酒或曰以桑

落河名之也後人乃訛為索郎王子年拾遺記云武帝
思李夫人不止從者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厄
出波祗之國酒出洪梁之縣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
亂矣

永嘉平陽陳仲潛健啖過人仕至邑宰偶臨安會北使
至亦健啖求為敵者使與館伴陳開而自銜因獲充選
食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使者辭不能容陳獨大嚼由
是得湘陰 節使還不為生計每飯必肉數斤未幾所
畜一空其妻告以饑愁中吐出一虫如小龜金色遂殂

啜梅

范汪至能啜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啜盡

瘡痂

劉邕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鰕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
疫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
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烈邕向顧見啜遂舉體流
血

爪甲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
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芟會

哲嗜羊棗公儀休嗜魚王莽嗜鯁魚王右軍嗜牛心宋
明帝嗜蜜漬鮓齊宣帝嗜起麵餅鴨臠高帝嗜肉膾
陳後主嗜鱸肉齊蕭頴嗜胃敢白肉膾至三斗後魏辛
紹先嗜羊肝

好潔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出戶輒令拭席洗牀
王思微好潔左右捉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大
汗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不足
遂令易柱

何佟之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

為水淫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潔地不容浮
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中帽少有塵則濯
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杜若

謝朓詩云芳州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
下邳州令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悞
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劉賓客
嘉話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

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
快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
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九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女媧配享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
傳記闕也用脩曰緯書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
一天下之音命金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克樂
又令垂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若以緯書不
足信則伏羲氏之鳥明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緯
書也

女媧聖男

女媧氏繼伏羲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為古聖女伏羲之
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人名女媧猶國名女貞又
如左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
果皆婦人乎 席上腐談

后土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
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為婦人像謬矣月令云其神
后土注云顓頊帝之子孫祭法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氏傳云共工氏有子曰
么龍為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為
群后若以厚土為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為婦人乎 席
上腐談

尸

古人祭祀皆用尸社稷五祀俱有之廢尸不知起于何
時我朝有事 太廟 列聖神主皆一人拱手扶立
受享至 世宗皇帝乃設主于座上豈有古尸之遺意
乎

孔子稱號

魯哀公誅孔子為尼父西漢平帝謚孔子為褒成宣尼

王牙作晉錄 卷之十九
父東漢和帝封為褒尊侯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唐太宗升為先聖高宗贈為大師玄宗謚為文宣王宋真宗謚為玄聖文宣王繼改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我世宗皇帝定廟號為至聖先師孔子

孔廟

魯哀公立孔子廟俾百戶守之西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元帝命太師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東漢光武過闕里命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明帝詣孔子宅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西晉靈帝詔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武帝詔魯國四時祀孔子及弟子帝親釋奠以顏子配享唐高祖令有司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加爵土太宗詔別祀周公州縣皆立孔子廟以顏子配享及祀左丘明子夏等二十二人高宗詔以周公配武王特祀孔子玄宗詔國子監及諸州孔子南面坐被王者服釋奠用官懸宋太祖詔祀孔子用永安之樂神宗春秋釋奠以孟子配享徽宗以曾子子思配享國朝成化間詔天下孔子廟祀加樂舞八佾籩豆十二按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則先聖先師之稱其來久矣不知當時所祭者何人後世祭孔子之後則前代所謂

先聖先師者遂廢而不祭耶非所以安夫子之心也亦非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意當廢時更無一人議及何也

郊祀志共工氏子曰句龍死為社祠烈山氏子曰柱死為稷祠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湯伐桀欲褻夏社不可作夏社乃褻烈山于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社稷因革甚明乃祀於學宮者漫無可考何耶

專祀

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並為從祀按禮記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鄭康成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又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注曰周公孔子也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更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而今新令輒事刊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祀之儒館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載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棄業繼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先哲俯入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舊禮配享武王也

配享

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列傳身通受業者七十酒宣父憲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邠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史記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邠申績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枵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何子容曰今世所傳家語僅七十五人懸豐今家語作懸亶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邠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鄭國申黨同字蓋邠即國也績即黨也論語釋文申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績史記云申崇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以崇為黨以績為績其為訛寫無疑後漢

王政云有羔羊之索無申棠之欲是以枏為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枏今圖有黨無枏是以黨為枏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枏尚列從祀薛邦之為鄭國姓名猶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二琴而祀二申何耶嘉靖九年釐正祀典罷公伯寮秦冉顏何之祀祀林放蘧伯玉于鄉而去黨存枏去薛存鄭于是從祀之典始無餘憾然祀典所載止七十有六人尚缺其一子容深以縣亶未列為嫌不知當世廟時何無及亶者諸賢中有縣成字子祺豈即亶耶何名與字皆非也况子祺從祀已久子容何為惜之果如子容之說則家語七十七人之數適相符矣子容謂弟子姓氏之可信者莫過家語然今世所傳則已多一人索隱所云則尚少一人不知又將何以為據若亶則七十五人中已自有其人矣筆之以俟議禮君子

十哲中躋進子張蓋史記列子張於諸賢之先故從之抑或有別據但據論語中夫子不甚許可而有若南容宓不齊諸賢夫子每亟稱之舍彼取此諒必有說至若史記載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特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兩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

於畢俾滂沱矣昨莫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
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
夫子何以知此有若嘿然無以應弟子退曰有子避之
此非子之座也此等語乃如今村塾童子問澹臺滅明
是一人是二人之類而以誣有子良可笑也

從祀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于太學祀之漢有醇儒如董仲
舒而不及焉何子容曰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
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
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
子為總意林引劉勰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公孫尼子
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
藝之文非有功于聖經者邪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
傳會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我 太祖高皇帝
祀仲舒而黜楊雄 英宗朝旋舉胡安國蔡沉真德秀
吳澄之祀弘治九年復進楊時嘉靖九年去公伯寮等
二十人或罷祀或祀于其鄉則吳澄復黜而進后蒼王
通等五人隆慶五年進本朝薛瑄萬曆十二年進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真合天下萬世之公論矣何子容又以公孫尼子之封祀未行於今日為歎聞幽發潛意甚勤矣其論之當否尚有待于議禮君子

孟廟

孔廟從祀歷代詳議至我朝列聖稱無憾矣孔廟而下若孟廟人無議者然從祀大典似亦不可以其亞聖而略之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北宮黜孟施舍不過勇士之流皆儼然受俎豆之榮至其配享獨取樂正子夫樂正子豈不誠賢然未聞有所發明若知言養氣等議論俱自公孫五發之伊尹柳下惠孔子等聖品俱自萬章發之如二子者豈肯多讓於樂正子耶

聖表

祖庭廣先聖四十九表采于蕞弘之所談姑布于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緯書載所謂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復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吳道玄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又未嘗及鬚髯也黃鞏伯答何子容書曰攷元儒黃四如先生記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為真孔叢子子思告齊君亦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侯

王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髯長鬚未審何據
太史公所謂鈞之未睹容貌者也今闕里有行教圖是
小影他如凭几乘輅及司寇等像亦盡鬚髯殆亦踵世
本傳誤之故

壯繆

桑榆漫志關雲長聽天師召使受戒護法乃陳妖僧智
覬宋佞臣王欽若附會私言至於降神助兵諸怪誕事
又為腐儒收用疑以傳疑予以既為神將聽法使矣解
州顯異有錄據矣諸所怪誕或黠鬼假焉亦難必其無
也但傳公謚繆壯乃為不學音所疑當讀為穆如秦繆
魯繆是也謚法壯為克亂不遂穆為執義布德玉泉顯
聖羅貫中欲伸公冤既援作普淨之事後輾合傳燈錄
中六祖以公為伽藍之說故僧家即妄以公與顏良為
普安侍者殊不知普淨公之鄉人曾相逢以禮而普安
元僧江西人見佛祖通載 鬲絕甚遠何相干涉是因伽藍為
監從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認為監壇門神侍者之
流也此特襲公之甚七王元美曰宋崇寧時蚩尤神壞
益池帝敕天師張虛靖召關羽勝之益池復故封羽為
真君今所傳祠廟尚有破蚩尤畫壁按黃帝經序云黃
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之解池是也則蚩尤之主益

池其說久矣

真武

太和山真武像披髮跣足相傳永樂時塑像不識其貌請之文皇帝時成祖正披髮去膺云當如我然真仙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又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降於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於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乃宣取展看與見本更無差殊帝愈悅則真武本像如是非取像於成祖皇帝也因記此

雲長

胡應麟曰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迺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

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為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按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于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按明燭事雖無據然使雲長處此實能為之但非雲長難事耳娶布妻事雖有注據却一定誣雲長胡生失去取矣

城隍

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自西谷遷廟於山顛以答神休宋宣和中縉雲以陽冰篆書舊文重勒諸石今尚存此城隍見於書傳之始歐陽公云當時天下皆有城隍神而縣則少也范文甫嘗問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止如社稷先聖古先賢哲曰城隍何如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堂後見土地祠令毀之曰不經况自有城隍在諸生問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

王升之辭
卷之五
土
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為正陸游嘗記鎮江府城隍廟謂故祀漢紀信莫知所始又嘗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猶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禱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於古元吳草廬亦嘗記江州城隍廟云江右列郡以漢顏陰侯灌嬰配食或者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帝開封臨濠太平三府和滁二州者王餘為公為侯為伯三年改題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勅郡邑里社各設無嗣鬼神壇以城隍主祭鑿察善惡未幾復令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陰陽表裡以安下民蓋凡祀祭之文禮儀之詳悉出上意於是城隍之神重於天下後以加矣

水東日記

何子容曰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然成都城隍祠大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額廟或續封爵或遷就附會各有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

皆以為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
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贊天育人張
九齡祭洪州城隍文城隍是保民庶是依前代崇祀之
意有在矣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
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吳地
志亦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廟食於此也固

宜越絕書云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其說又偁不同要當以史記之言為正

杭州城隍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為御史後為湘江
憲使在內名為寒鐵在外稱為神明後因紀綱之謗被
害彭叅政作公傳曰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間為誰

云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云

文正

洪武初莆田林鎬為工科給事中 大祖欲開陝岱以
通運鎬奏罷之後以他事謫丞龍泉患病傷寒氣已絕
而體尚溫鎬瞑目間見力士捧之至一朱門內有大殿
一紫袍危坐其上厲聲云著林鎬善惡評報鬼引至一
所楣曰善惡公境中一人抱笏肅然案前一衡從吏持
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而下手一黃卷
擲于善旁而去曰此林鎬罷行役諫章也生有大善鬼

使復押鎬至大殿忽聞呼云托生者某變性者某還魂者林鎬鬼使持鎬出鎬問曰紫袍者誰曰宋叅知政事范仲淹也遂甦因吐顛末

西樵野記

成化辛丑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甦云病篤時有吏追之見主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昏運算敬因潛聽乃筭商學士俸祿筭訖覆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引敬主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也急放回敬竊問殿上主者為誰曰范叅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無恙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老乃卒如其言

志怪錄

萊公擒虎

寇萊公有妾舊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舊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曰吾去非久也何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為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勤詢後騎曰公何往曰閻浮提王交政也
隋時有人疾篤忽驚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奎宿

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蘇文忠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行營雜錄

列星

神仙傳說上據辰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博物志蕭河為昴星李白為長庚星劉晝新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按崔浩傳火星下秦分為老君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有娠七十二歲而生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腹而生長一十二尺佛者木號什迦文即天竺什迦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有三十二相當周莊王九年魯莊王七年夏四月常星不見夜明是也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由知朔知朔陸太伍公耳亡後

武帝得此語召太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
頗善星曆帝問常星皆俱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
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
八年而不_知歲星慘然不樂
我朝胡忠安漢為狼星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
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鶩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
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
取甬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
捫之麟篆孰聲振扶小享天福後因佩入慈市歸而飛
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繼以吾令汝文而不貴出文
留元長與白玉蟾同師陳楠玉蟾嘗言紫薇垣中九皇
星之三曰紫清紫元紫華以候校劫運之錄降人間十
世已即紫清也元長因號紫元云廣州志
堯翼之星精在南方色赤舜斗之星精在中央色黃禹
參之星精在西方色白湯虛之星精在北方色黑文王
房之星精在東方色青感精符注

北斗為人

童謠國史纂異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至西市

飲酒使人候之見七僧共飲一石太宗召之七人笑曰
此必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

五星形貌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怪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為攷之
得于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為人歲星為貴臣熒惑
為童兒歌舞謠戲填星為老人婦女太白為壯夫辰為
婦人若以此為畫則有所本矣

倚覺
察云

北斗廉貞將軍

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將軍宜祭以清酒
當為助裴自此不懈及為相事繁乃遺忘後有女巫云
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太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
公何不謝之公乃沐浴祭奠見一人金甲持朱戈長三
丈餘向北而立公驚悚自此復遵奉也

逸
史

神降莘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神也對
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
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照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
一不遠遷徙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按周之始祖后
稷其母姜嫄履帝武敏歆猶曰神感其誠而祐之也房
后以爽德協丹朱而生穆王則是房后與朱交而生矣

豈有周八百歷年而盡爲丹朱後也可爲一笑

觀世音

胡應麟說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王長公取楞嚴
普門三章合刻爲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嘗
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其
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及觀宋壽
涯禪師詠魚籃觀音窈窕風姿都沒賽清冷露濕金欄
壞之句及甄龍友題像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之句
乃知其說皆起于宋人而元僧謏陋無識遂以爲妙莊
王女可笑也胡君此說蓋本王長公之意而考證於楞
嚴珠林等書詳矣妙莊公主之說誠誕然謂女相起於
宋元則似未然如什元楚廬山東林記有危冠百寶風
容動搖之語僧皎然觀音讚有慈爲兩兮惠爲風灑芳
襟兮襲輕珮之句此豈非婦人服相今吳道子畫像猶
尚刻石滁州垂瓔帶釧全無沙門菩薩之狀夫釋家之
事吾儒所不道如觀音或言於諸先覺猶孔門之有亞
聖或言開闢以前太虛一氣之初卽有觀音出世此其
怪妄不足信佛氏以佛爲六通菩薩爲五通則亞聖之
說爲近之至其爲男爲女雖不可知然謂女形始于宋
元則未深考耳應麟又取太原郭宣及張景興妻極楷

等事為證最為可笑此正後世崇奉妄誕之詞豈有是
事而欲以定大士是非耶陋矣佛書觀音像如唐文宗
蛤蜊中像稱菩薩東魏孫德敬救死像有三刀痕稱高
王僧家常稱曰大士宋錢忠懿做夢白衣者稱天人俱
非婦人稱但婦人像不起于宋元嘗考佛書感應傳稱
元和十二年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陝右示現為美女子
人求為配曰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徹誦者二
十輩女曰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至且通者猶十
數人女復不然其請更授以法華經七卷約三日至期
獨馬氏子能通女令具禮成姻客未散而女死葬之數
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出馬氏引之葬所以錫
撥之尸已化惟黃金瑣子之骨存焉僧以錫挑骨飛空
而去故有馬郎婦之稱泉州璨和尚贊曰丰姿窈窕鬢
談斜賺煞郎君念法華一祀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
誰家此事在唐憲宗時或者唐時相傳有變女相事故
吳道子輩因畫為婦人耶然亦非始元和也宋李方叔
画品載觀音像錄于左

大悲觀音像唐大中年范瓊作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
皆端重安穩與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
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相

應混然天成所執諸物各盡其妙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補陀觀音像蜀勾龍夫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銖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所居補陀落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巒蒙密佳氣藹然嘗與德麟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畧相似頗恨是中無此太士也

被髮觀音變相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能為必五代或晚唐名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為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為說法也

長帶觀音龍眠居士李伯特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雅好畫士大夫謂鞍馬愈韓幹佛像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比見伯特為延安呂覲文吉甫作石上卧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為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為貧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特皆能畫何愧於古耶按画品所載大抵唐及五代之画

然或云紺髻或云被髮或云長帶多似婦人裝飾蓋觀音聞聲示現故二臂可作三十六臂男女豈能定執總是佛家荒唐不必夢中說夢

王誥學李成画法以金碌為之似古觀音寶陀山狀作小景 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米芾畫史

神像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壻乃為婦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繫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鄴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困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元豐初旱縣令禱之不應拆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事之南方淫祠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近士大夫

家亦漸習此風殊可駭嘆揚用修曰杭州有杜拾遺廟
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
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為
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為厲游魂為
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灾此正伯有為厲之厲翰之意盖
欲乞為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後人多誤解致生邪說
至有謂巡為掌疫厲之鬼遂致道觀貌巡為青面鬼狀
可怪也吳中羽林將軍廟為兩淋而不覆以屋三狐
廟為三姑而肖三女郎山西有丹朱嶺盖堯子封域
也乃鑿一猪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訛大率類此

春申

廣司李德裕僉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為
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君所居春訛為奉申誤為甲也

席上
腐談

牛王

有客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牛
王居其中問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

席上
腐談

天妃

天妃宮江淮海神多有之其神為女子三人俗稱為林

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為大地次之故一大為天二
 小為示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
 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
 故其祀為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為女子
 此理或然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
 遭風賴神得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碑 妃廟

倪綰曰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
 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
 元中顯聖於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
 妃賜大牢洪武初海運風作飄泊糧米數千萬石於落
 際萬人號泣待死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後
 又封昭應德正靈應享濟聖妃自海舟之顯聖不一四
 方受恩之人各處立廟享祀無窮

張僊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花蕊夫人入
 宋宮携此圖懸于壁一日太祖見詰之夫人詭答曰此
 吾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蜀人劉希召推官
 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見金臺紀
 事余謂孟昶降時曾入朝宋祖豈不識其面而為花蕊

夫人所欺恐未可信也

若耶廬山

鄭弘採薪得一箭有人來取之弘還之問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許之故若耶溪風至今為然呼為鄭公風

本傳

水經注宮亭廟神能分風劈流故曹毗詠云分風為二劈流為兩

廬山廟有鬼詐為廟神能於帳中與人語飲酒則自空中投杯又能分風送舟祈靈者甚衆藥巴為豫章太守至廟即失鬼所在乃下山林廟社迹捕之鬼避至齊郡變形為書生年少美姿容縱談五經齊郡太守愛之妻以女巴聞遂解郡自往逐捕之書生聞巴至匿不肯出就坐作符符無人自行虛空中至書生所書生向婦泣曰死矣柰何遂自執符詣巴巴叱曰老魅胡不復而形書生應聲變為狸扣頭乞活巴巴勅神兵殺之太守女所生一子亦化為狸亦殺之

真仙通鑑

